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 第九回 鬧別宅馬娘喪氣 破紅塵桂妹修齋

話說第六房姨太太王春桂，正在樓上坐地，忽聽一群婦女的聲音，喧嚷嚷嚷，跑上樓來，早把春桂嚇得一跳。時丫環海棠、牡丹，侍坐一旁，春桂正要著他打聽，誰想那些婦女，早登在樓上。春桂一看，只見三幾名丫環，隨後又兩個梳傭跟定，擁著一位二十來歲的婦人，面色帶著三紅七黑，生得身材瘦削，纏著雙腳兒。春桂看他面色不像，忙即上前與他見禮。那婦人也不回答，即靠著一張酸枝門方椅子坐下，徐開言罵道：「你們背地乾得好事！好欺負人！怪得冤家經宿不回府裡去。」春桂此時聽了，才知他是馬氏太太，不覺面上登時紅漲了。自念他究是主婦，就要循些規矩，即令丫環倒茶來，忙又讓馬氏到炕上，春桂親自遞過那折盅茶，馬氏也不接受。春桂此時怒從心起，還虧隨來的丫環寶蟬解事，即代馬氏接了，放在幾子上。馬氏道：「平日不參神，急時抱佛腳。茶是不喝了，卻哪敢生受？須知俗語說：『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』就是瞧我不起，本該賞個臉兒，到府裡和我們相見，今兒不敢勞你貴步，倒是我們先來拜見你了。」春桂道：「自從老爺帶妾回到這裡，便是府上向東向西，妾也不懂得。老爺不教妾去，誰敢自去？太太須知妾也是有頭有主，不是白地闖進來的。太太縱不相容，也該為老爺留個臉面，待老爺回來，請和太太評評這個道理。」馬氏聽得春桂牙尖嘴利，越加憤怒，用手指著春桂罵道：「你會說！恃著寵，卻拿老爺來嚇我！我膽子是嚇大的了，今兒便和你算帳！」說罷，拿了那折盅茶，正要往春桂打過來，早有丫環寶蟬攔住。那瑞香、小菱和梳傭銀姐，又上前相勸，馬氏才把這折盅茶復放下。

春桂這時十分難耐，本欲發作，只看著周庸祐的面上，權且忍他，不宜太過不好看，只得罷手。當下馬氏氣惱不過，又見春桂沒一毫相讓，欲要與他鬧起來，怕自己裹著腳兒，鬥他不過；況且他向在擋子班裡，怕手腳來得利害，如何是好？欲使丫環們代出這口氣，又怕他們看老爺面上，未必動手；若要回去時，豈不是白地失了臉面，反被他小覷自己了。想到這裡，又羞又憤，隨厲聲喚丫環道：「他在這裡好自在，你們休管三七二十一，所有什物，與我搬回府上去。」丫環仍不敢動手，只來相勸。只馬氏哪裡肯依，忙拿起一根旱煙管，向自己的丫環瑞香，沒頭沒腦的打下來。眾丫環無奈，只得一齊動手。只見春桂睜著眼兒，罵道：「這裡什物，是老爺把過妾使用的，老爺不在，誰敢拿去？若要動手時，妾就顧不得情面了。」

馬氏的丫環聽了，早有幾分害怕，奈迫於馬氏之命，哪裡敢違抗？爭奈廳上擺的什物，只是圍屏台幾椅桌，統通是粗笨的東西，不知搬得哪一樣。有把炕几移動的，有把台椅打掉的，五七手腳，乾東不成西，究搬得哪裡去。春桂看了，還自好笑。那梳傭銀姐站在檯面上，再加一張椅子，方待把牆上掛的花旗自鳴鐘拿下，不提防誤失了手，叮噹的一聲，鐘兒跌下，打作粉碎。銀姐翻身撲下來，兩腳朝天，滑溜溜的髻兒，早蓬亂去了。海棠與牡丹看了，都掩口笑個不住。馬氏見了，又把千鼻丫頭萬鼻丫頭的，罵個不住。這時馬氏已加倍的怒氣，忙叫丫環道：「所有粗笨難移動的東西，都打翻了罷！餘外易拿的，都搬回府上去。」那些丫環聽得，越加作勢，正鬧得天翻地覆。銀姐自從一跌，更不免積羞成怒，跑到春桂房子裡，要把那洋式大鏡子，盡力扳下來。春桂一看，此時已忍耐不住，即跟到房子裡，將銀姐的髻兒揪住，一手扯了他出來。馬氏即叫自己的丫環上前相助。正在難解難分的時候，忽守門的上來報說道：「周老爺回來了。」那些丫環聽得，方才住了手。

原來那周庸祐正在東橫街的宅子裡，只見馬氏一干人出了門，卻沒有說過往哪裡去。少時又見家人說說笑笑，忽見管家駱念怕上來說道：「馬太太不知因甚事，聞說現到增沙的宅子，正鬧得慌呢。」周庸祐聽得這話，心上早已明白，怕他將春桂有什麼為難，急命轎班掌轎，要跑去看看。一路上十分憤恨馬氏，誓要把個利害給他看個樣子，好警戒後來。及到了門前，已聽得樓上人聲洶湧，巴不得三步登到樓上，見春桂正把銀姐打作一團，忙喝一聲：「休得動手！」方說得一句話，馬氏即上前對著周庸祐罵道：「沒羞的行貨！我自進門來，也沒有帶得三災七煞，使你家門不興旺，如何要養著一班妖精來欺負我？他們是要我死了，方才安心的。你好過得意？」說罷，嗚嗚咽咽的咒罵。

周庸祐此時，頓覺沒話可說，只得遷怒丫環，打的罵的，好使馬氏和春桂撒開手。隨又說道：「古人說：『大事化為小事，小事化為沒事。』方是個興旺之家。若沒點事故，因些意氣，就嚷鬧起來，還成個什麼體統？」說了，即令丫環們扶馬氏回去。那馬氏還自不肯去，復在周庸祐面前撒嬌撒癡，言三語四，務欲周庸祐把春桂重重的責罵一頓，討回臉面，方肯罷休。只周庸祐明知馬氏有些不是，卻不忍屈辱春桂，只得含含糊糊的說了一會。春桂已聽得出火，便對馬氏著實說道：「去不去由得你，這會是初次到來攪擾，妾還饒讓三分。須知妾在江湖上，見過多少事來，是從不畏懼他人的。若別時再復這樣，管教你不好看！」周庸祐聽了，還恐馬氏再說，必然鬧個不了，急的罵了春桂幾句，馬氏便不做聲。因看真春桂的情景，不是好惹的，不如因周庸祐罵了幾句，趁勢回去，較好下場，便沒精打采，引了一乾隨從婢僕，一頭罵，一頭出門回去了。

周庸祐便問春桂：「因甚事喧鬧起來？」春桂只是不答。又問丫環，那丫環才把此事從頭至尾，一五一十的說來。此時周庸祐已低頭不語，春桂便前來說道：「妾當初不知老爺有許多房姬妾，及進門五七天，就聽說東橫街府裡的太太好生利害，平時提起一個妾字，已帶了七分怒氣。老爺又見他如見虎的，就不該多蓄姬妾，要教人受氣才是。」周庸祐聽罷，仍是沒言可答。春桂即負氣回轉房子裡。

周庸祐一面叫家人打掃地方，將什物再行放好，又囑咐家人，不得將此事泄將出去，免教人作笑話。家人自然唯唯領諾。周庸祐卻轉進春桂房裡，千言萬語的安慰他，春桂還是不瞅不睬。周庸祐道：「你休怨我，大小問三言兩語，也是常常有的。萬事還有我作主呢。」春桂道：「像老爺紙虎兒，哪裡嚇得人？老爺若還作得主，他哪敢到這裡來說長說短？奈見了他，似蛇見硫磺，動也不敢動，他越加作勢了。只若是畏懼他的，當初不合娶妾回來；就是娶了回來，也不該對他說。委曲了妾，也不打緊，只老爺還是有體面的人家，若常常弄出笑話，如何是好？」周庸祐道：「我是沒有對他說的，或者少西老弟家裡傳出來，也未可定。只他究竟是個主婦，三言兩語，該要饒讓他的，自然沒有不安靜的。」春桂道：「你也說得好，他進來時，妾還倒茶伺候他，他沒頭沒腦就嘈鬧起來。妾到這裡，坐還未暖，已是如此，後來還了得？」

周庸祐此時，自思馬氏雖然回去，若常常到來嘈鬧，究沒有了期。想了一會，才說道：「俗語說：『不賢妻，不孝子，沒法可治。』四房在府裡，倒被他拿作奴婢一般，便是二房先進來的，還不免受氣。我是沒法了，不如同你往香港去，和五房居住，意下如何？」春桂道：「如此或得安靜些，若還留在這裡，妾便死也不甘心！」周庸祐便定了主意，要同春桂往香港。到了次日，即打點停妥，帶齊梳傭侍婢，取齊細軟，越日就望香港而來。東橫街大屋裡，上上下下，都沒一個知覺。只有馬氏使人打聽，知道增沙屋裡已去個乾淨，自去怨罵周庸祐不提。

且說周庸祐同春桂來到香港，先回到宅子裡，桂妹見了周庸祐又帶著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子進來，看他動靜卻不甚莊重，自然不是好人家女子的本色，不知又是哪裡帶回的。周庸祐先令春桂與五房姐姐見禮，桂妹也回過了，然後坐下。周庸祐就令人打掃房子，安頓春桂住下。

那一日，春桂正過桂妹的房子來，說起家裡事，少不免互談心曲，春桂就把向在擋子班裡，如何跟了周庸祐，如何被馬氏攪擾，如何來到香港，一五一十的說來，言下少不免有埋怨周庸祐畏懼馬氏的意思。桂妹道：「妹妹忒呆了！不是班主人強你的，你結識姓周的沒有幾時，他的家事不知，他的性兒不懂，本不該胡亂隨他。愚姐因沒恩義的乾娘貪著五千銀子，弄姐來到這裡，今已悔之不及了。你來看，取了愚姐過來，不過數月，又取你妹來了。將來十年八年，還不知再多幾房姬妾。我們便是死了，也不得他來看看。」說罷，不覺淚下。春桂亦為歎息而去。

桂妹獨自尋思，暗付自己在香港居住，望長望短，不得周庸祐到來一次；今又與第六房同住，正是會少高多。若回羊城大屋，

又恐馬太太不能相容。況且兩三年間，已蓄五六房姬妾，將來還不知更有多少。細想人生如夢，繁華富貴，必有個盡頭。留在這裡，料然沒有什麼好處，倒不如早行打算。想到這裡，又不免想到從前在青樓時那姓張的人了。忽又轉念道：使不得，使不得。自己進他門以來，未有半點面紅面綠，他不負我，我怎好負他？想了一會，覺得神思困倦，就匿在牀子上睡去。只哪裡睡得著，左思右想，猛然想起在青樓時，被相士說自己今生許多災難，還恐壽元不永，除是出家，方能抵煞，不如就尋這一條路也好。在女兒家知識未開，自然迷信星相；況那桂妹又有這般感觸，如何不信？當下就立定了主意，要削髮為尼。只是往哪一處削髮才好？忽然又想起未到香港以前，在珠江谷埠時，每年七月娟樓建醮，請來唸經的，有一位師傅名叫阿光的，是個不長不短的身材，年紀約二十上下，白淨嫣紅的臉面，性情和婉，誦梵音悠揚清亮。自己因愛他一副好聲喉，和他談得很熟，他現在羊城口口庵裡修齋，就往尋他，卻是不錯。但此事不可告人，只可托故而去罷了。便托稱心事不大舒暢，要往戲園裡觀劇。香港戲園每天唱戲，只唱至五句鐘為度。當是時，晚上汽船正在五點開行的時候，就乘機往附汽船，有何不可？

次日，先攜了自己私蓄的銀兩，著丫環隨著，乘了轎子，先到戲園，隨發付轎子回去。巴不得等四句半鐘時候，先遣開丫環，叫他口府催取轎子，丫環領命去了。桂妹就乘勢出了戲園，另僱轎子，直到汽船上去。及丫環引轎子回到戲園，已不見了桂妹，只道他因唱戲的已經完場，獨坐不雅，故先自回去。就立刻跑回府裡，才知桂妹並未回來，早見得奇異。往返半句鐘有餘，汽船早已開行去了。又等了多時，都不見桂妹人影。

周庸祐暗忖桂妹在港多時，斷沒有失路的，究往哪裡去？就著人分頭尋覓，總不見一個影兒。整整鬧了一夜，所有丫環婢僕家裡人，上天鑽地，都找遍了，都是空手回來，面面相覷。周庸祐情知有異，就疑他見春桂來了，含了醋意，要另奔別人去。此時便不免想到那姓張的去了，因那姓張的與桂妹是在青樓時的知己，若不是奔他，還奔何人？想罷，不覺大怒，就著人尋那姓張的理論。正是：

方破凡塵歸佛界，又來平地起風波。